



汨罗江上的水祭屈原仪式。

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辜鹏博 摄

湘江头条

仰望那颗高昂的头颅

蔡勋建

—

每次到墨山，我都习惯地朝上仰望。其实这山并不高，不必要那么高高地抬望眼。我是在仰望，或者说远眺一个人，一个先秦时期的大诗人。我心里不止一次地自问：他真的来过玄石山吗？

《华容县志》“概述”开篇有云：“汉代，华容景物已为外人所乐道，大经学家、文学家刘向就在此留下他的足迹、诗句”，其根据就是刘向《九叹·逢纷》中的“驰余车兮玄石，步余马兮洞庭”诗句。玄石，即吾邑华容境内墨山。

其实，这种说法我未敢苟同。我想说的是，刘向未必到了墨山，而屈原倒真是极有可能到过玄石山。这有点像后来写《岳阳楼记》的范仲淹并没到过岳阳楼。

我的质疑还得从“驰余车兮玄石，步余马兮洞庭”诗句说起，这两句诗源于刘向《九叹·逢纷》，故亦可谓出自《楚辞》。《楚辞》是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，作品运用楚地的文学样式、方言声韵，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、历史风情，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。西汉时，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“承袭屈赋”的作品编辑成集，名为《楚辞》。刘向辑录《楚辞》时，以诗人屈原的口吻，历数屈子之平生与抱负，写下了《九叹》。“驰余车兮玄石，步余马兮洞庭”，即出其首篇《逢纷》。逢纷者，遭遇乱世也。玄石山有幸，见证了屈子思念故国、无力报国的仰天长啸，也让刘向等许多文人骚客大豁吟眸。

墨山闻名久远。因山石灰黑，故名墨山，又名玄石山，其主峰海拔不足200米。宋代地理总志《太平寰宇记》却让蕞尔墨山青史留名。其载：“玄石山，《楚辞》云：‘驰余车于玄石’，又云：‘步余马于洞庭’，是也。”这是古远年代纸写笔载的与屈原相关的“证词”。我深以为荣，墨山虽小，却与一颗伟大的灵魂结缘相拥。想当年三闾大夫屈原被放逐今沉湘一带，在楚地披发行吟，涉足楚地山川，叙写楚地人物风情。滢滢洞庭，在其眼底；黛黛墨山，在其足下。

从此，墨山在我心中有了一种仰之弥高的情愫。他可在玄石山下洞庭湖畔也曾遇见渔父，那些披蓑撒网者？倘有幸，我想我一定会看到玄石山的“墨泥”沾在屈子的车轮上，与诗人一道忧心愁惨、彷徨山泽、行吟远游……屈原最终还是要往汨罗江去的，他留给我的一定会是一个渐行渐远的背影。

二

吾邑本楚地，晚生亦楚人。作为同国，在下与屈子相距两千三百岁。但我们的精神思想相距很近，准确地说，是屈子的精神思想影响着我們。

有一次，华容县历史文化研究会江良会长对我说，屈原人住过章华台。他的判断根据是《楚辞》中的一些文字表述及当时的时代背景、章华台的存世状态以及相关文献反映的历史事实。譬如屈原《招魂》中，有“与王趋梦兮，课后先。君王亲发兮，憊宵兕。”这里的“梦”即云梦泽，这一带是楚国的大猎场，地跨大江南北。而章华台就建在“泽”畔。由此判断，屈原放逐前，曾追随楚怀王来云梦泽狩猎，只可能入住章华台。又如屈原《远游》中，有“顺凯风以从游兮，至南巢而壹息”，章华台又名楚王台，此“南巢”可能指此。再如刘向追寻屈原足迹，写下《九叹》，中有“驰余车兮玄石，步余马兮洞庭。平明发兮苍梧，夕投宿兮石城”，石城即章华台，此亦指住在章华台。

我回家赶紧找出屈子原著来读，良久，我亦深以为然。为此，我几次去华容县城东北郊的章华台遗址踏访。

章华台还名三休台、细腰宫。春秋鲁昭公七年（公元前535年），楚灵王在云梦泽狩猎区修建了一座行宫，形制巨大，气势恢宏，“举国营之，数年乃成”。作为历代楚王的别馆离宫，章华台建成后，不但成为楚王驻蹕云梦泽畋猎游乐的逍遥场所，还是王族消遣醉生梦死的销魂之地。

很不幸，章华台没逃过阿房宫一样的厄运，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陷郢都，章华台也被付之一炬。从这个时间节点来看，那就是楚怀王为秦所拘、客死异国他乡，时在公元前299年，而章华台被毁于公元前278年，屈原放逐前曾“与王趋梦兮”，来云梦泽畋猎并住宿章华台，在时空上都没有问题。

当然，屈原是否到过章华台，这自然是史家特别是屈学家们探索之事，我只是斗胆据此揣度。我心里固执地认为，屈原一定来过章华台的。我仿佛看到他握管拊简沉毅凝重地写着“长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

艰”，他体察民情，关心民间疾苦；“皇天无私阿兮，览明德焉错辅”，他主张美政，重视人民的利益和作用；“瞻前而顾后兮，相观民之计极”，他提倡周密慎重，省视治理百姓的政策标准；“亦余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其犹未悔”，他追求真理，坚强不屈……我仿佛看到他头颅昂起、两眼俯视，一副悲悯的样子。

三

十多年前，华容河里龙舟棹动，鼓声震江，我一度产生要去汨罗江拜谒屈原的强烈冲动。朋友说，为什么不去秭归呢？那可是屈原故里、发祥之地。我坚持选择了去汨罗江，对屈老爷子作一次灵魂访问。一个人，生不可能轰轰烈烈，死却可以惊世骇俗、惊天动地。

那年五月底，汨罗江里龙舟早已偃旗息鼓，粽子业已成为鱼们腹中养料。汨罗江是一条很怪的河流，几次向西，然后朝北，注入洞庭。汨罗江是一条很血性很有个性的河流，她养育了古今多少志士仁人！“宁赴湘流”，屈原做到了。“伏清白以死直”，他践诺了。我清楚记得，屈原曾经对渔父说：“安能以身之察察，受物之汶汶者乎？”他坚持不能让清白无比的身体，沾染上污秽不堪的外物。所以，即便是死——怀石沉沙，也不入俗流。

屈原经历过楚威王、楚怀王、楚顷襄王三代帝王，特别是楚怀王继位早期，他深得其信任，当过左徒、三闾大夫，兼管内政外交大事。他被楚怀王时而亲近，时而疏远，一会儿重用使国，一会儿罢黜放逐。在他六十二岁的人生中，他被三次流放近二十年，几近生涯的三分之一。尤其是第二次被流放到江南长达十六年，尽管孤身漂泊，戴罪流浪，他仍自认朝廷宗臣，对社稷危亡、生灵涂炭念念不忘，“虽放流，眷顾楚国，系心怀王，不忘故反”。

走在汨罗江边，江流汤汤，我总觉得河谷前头有一个人影在踽踽独行，长歌当哭：“余读《离骚》《天问》《招魂》《哀郢》，悲其志。适长沙，观屈原所自成谿，未尝不垂涕，想见其为人。”这是太史公司马迁啊，谁曾见司马公笔端如此饱含深情，行文如此幽抑哀婉？是的，能让司马公这般感佩如此动容亲赴凭吊者不多也！我想司马公与屈子一样，也是才高气盛，也是因忠遭难，惺惺相惜也！

公元前278年农历五月初五，屈原最后一次只身来到汨罗江边，走到一个叫罗渊的地方，他只有抱石沉江，以自己的生命报国殉道。我隐约看到屈公一步步走向罗渊深处，沧浪之水慢慢没过双膝，浸入身躯，漫上颈项，直至他那颗高昂的头颅，最后那头颅居然成为水面上的一“横”，就这样让无情的江水渐渐淹没……

我徒步上了汨罗山。汨罗山满山疯长的艾蒿、牡荆，好不葳蕤，在熏风中摇曳。我来到“故楚三闾大夫之墓”前，据说这是汨罗山中十二座疑冢中最为壮观的一座，墓高六米，底径三十米左右。屈原墓碑为清朝同治年间刊立。5月的艳阳照射在屈原的墓碑上，斑驳陆离。屈原的墓碑有说法。据唐杜佑《通典》记载：屈原原有石碑，文为“楚放臣屈大夫之墓”，后来碑佚。这是说，此前唐人曾为屈原刊立墓碑。年代遥远，唐碑无存。然同一个人，两款墓碑，一个称“楚放臣”，一个谓“故楚三闾大夫”，我看到了刊立者的感情倾斜与态度认同。我

更喜欢清碑，因为它让我更容易想起也是当代中学生都能耳熟能详的“主张彰明法度，举贤授能，东联齐国，西抗强秦”的“楚三闾大夫”，前者让我想起那个日日跳足涉江、北望故国的“楚放臣”。

我采来一把艾蒿和牡荆，恭敬地放在碑前。艾蒿是端午节点人们必采之物，而牡荆，在周时它的名字就叫“楚”啊！

四

多年来，我一直关注着有关屈原的诗画，尤其是画。“高余冠之岌岌兮，长余佩之陆离”，许多屈子的画像纵然不写上他的名字，人们也可以立马认出那就是屈原。从峨冠博带、仗剑抱简、衣袂飘飘，到蓬头垢面、披发跣足，行吟大泽；从庙堂之上，到江湖之远……我发现他总是头颅高昂，目视远方，保持着一种“天问”的姿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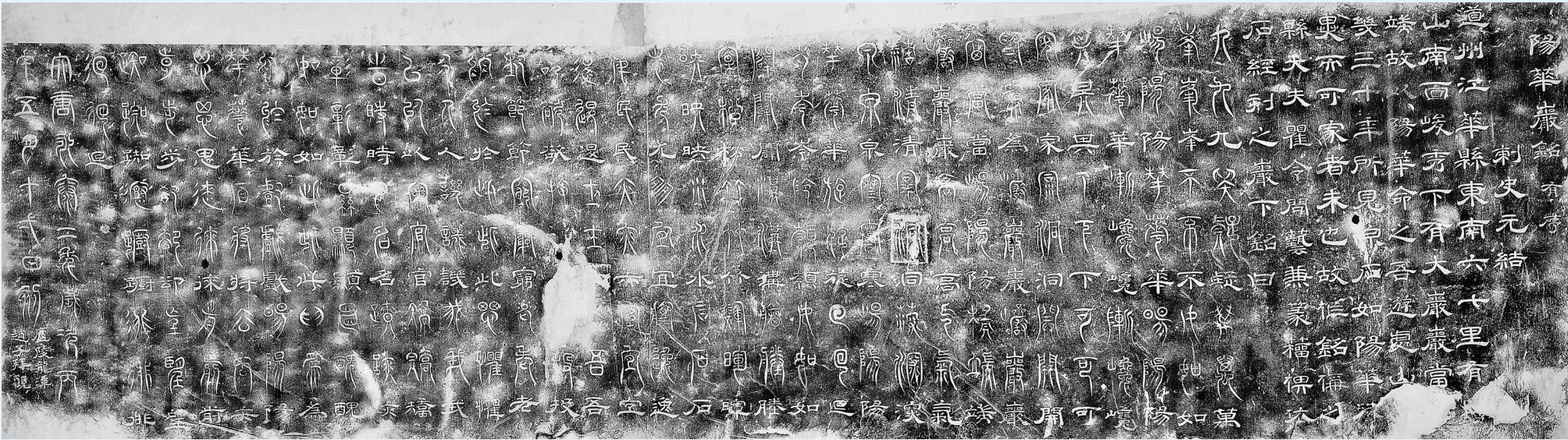
人，不能低下高贵的头。人只有高昂着头，才能看得更高更远；只有“倔”起头颅，才能保持清醒，无所畏惧。

这些都是纸上的屈子，是艺术家们心中的屈原。一个头颅高昂、气宇轩昂、忧国忧民、仰天长啸的屈原活在人们心里。这是一种集体解读，集体写意，集体致敬，集体仰望。

我不知世上有多少河流，又有多少河流曾经接纳安顿过伟大的灵魂？但我知道有一些河流是从人们心里流过的。我时常伫立自家楼头纵目远眺，目光越过古章华台遗址，越过墨山，越过洞庭湖，直抵东南远方。



屈原塑像。
陈金华 摄
(湖南图片库)



唐永泰二年(766年)元结撰、瞿令问书《阳华岩铭》拓片。

漫谈元结的阳华岩

蒋仕

简介

阳华岩摩崖，位于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沱江镇竹元寨村回山脚下，是唐朝至清朝时期的文物遗存，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阳华岩为石灰石岩，是一个敞开式岩洞，因山南大岩向阳而得名。阳华岩摩崖现存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石刻共42方，其中唐宋碑刻38方，大者高约2米、宽约1米，小者0.3米见方。书体有篆、隶、楷、行、草，内容为题记、游记、述事、诗词、图铭等。其中元结（字次山）的三体碑《阳华岩铭》最具历史文化价值。

从公元766年开始算，一千二百余年后，一个宁远县人站在了次山先生撰文的《阳华岩铭》前。踮起脚，踩在略高于水面的几块小石头上，来到《阳华岩铭》所处的石台边，小心翼翼地爬上去。这处石台比较光滑，只能容得下一人行走，稍不留神就会掉落于溪潭之中。

台上的石壁略微凹陷，上面镌刻的文字随之内卷。是不是这篇文章的分量太重，而把这面石壁压得凹陷的呢？或许吧！后人把这方石刻称之为三体碑，正是它拉开了阳华岩传奇履历的序幕。

我的脚步随着目光慢慢在石台上移动，品读着铭文，当“九疑万峰，不如阳华”映入眼帘时，着实被惊了一下，差点便掉落溪潭。此前，曾多次在书中读到过这句话，但心灵没有感受到这种程度的冲击。看来，别人把一件事物描述得再生动，都敌不过亲眼所见带来的某种感官刺激效果，应了赵充国说的那句话：“百闻不如一见。”

我站在被踩得乌黑锃亮的、两尺见方宽的、丈余长的壁台上，来回走动，来回思量。时不时看看《阳华岩铭》中的八个字：“九疑万峰，不如阳华”，我对此冥思苦想而不得要领。突然，野斑鸠扑翅的声音和着孩童爽朗无邪的笑声，打断了我的思绪，胸中所藏块垒得以暂时放下。

我赶紧从石台上爬下，离开石刻区域，走到回山旁的田垄上，一边走一边看，目测着回山的高度：只有百多米而已。

此刻，次山先生于唐永泰二年(766年)初写的文章《九疑山图记》，其中一个片段，闪现于脑海：“九疑山殊极高，远望皆可见也。彼如嵩华之峻峭，衡岱之方广……”

笔者据史料考证，元结到九疑山后，只是在九疑山区的外围地转看了一下，其中包括紫霞岩和无为观，留下了几篇诗文和几处石刻。元结是永泰元年(765年)的某个时间点，来到九疑山的。他此行的主要任务，是把自己负总责“绘制九疑山图”的工作，来一次扫尾收官。几年前，他把深入九疑山实地勘测地形地貌、山水风光、风俗民情的具体工作，交给了从长安来的堪輿专家。几年后，他到实地审定验收《九疑山图》第一件事便是恭祀舜帝，然后才折返回大桑塘村。当时，他们或许在向导的引导下，爬到大桑塘村后山的一块开阔台地上。专家们赶紧铺好图纸，元结在图纸上指点了一番。随后，他便抬头看着高耸云天的九疑山，望着远处的舜公石、畚箕窝、婆婆石，顷刻，心中豪情便溢于云阙之间。他记录：“九疑山方二千余里，四周各近一隅。世称九峰相似，望而疑之，谓之九疑。”

永泰二年(766年)初，次山先生率队完成“九疑山图”工程，便从延唐县直接走到道州江华郡江华县视察工作。在路过阳华岩时，他写下《阳华岩铭》，交给“艺兼篆籀”的江华县大夫瞿令问书写。瞿令问于是年五月十二日，命工匠把该铭刻于石壁之上。

五个月时间之内，次山先生便作出了对九疑山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。难道这是他在九疑山主持验收大会时，没有获得延唐县(今宁远县)人民的盛情款待？还是在延唐县时，被向来“黠悍”的延唐包工头摆了一道？(自此，来延唐县的官员形成了从外面带队伍来的传统。)又抑或是元结的父亲元延祖，在延唐县任县丞时与当地有什么龌龊？

不然，元结怎会糊涂到分不清楚九疑山和阳华岩的历史地位呢？阳华岩上的回山，高不过百余米，阳华岩的深和宽也就是百把米。这种体量，根本无法与九疑山产生可比性，无论是山势的挺拔雄健，还是山的隽秀灵润、林幽水清等方面。

笔者看来，阳华岩惟有一项优势，可与九疑山的紫霞岩比较。明代徐霞客的说法较为公允，他在为楚南名洞排英雄榜时，把道州月岩的交椅摆在了紫霞岩前面。我认为，徐霞客把紫霞岩排名于月岩之后，主要原因是进入紫霞岩的难度，要远远大于进入月岩的难度。20世纪80年代以前，想入紫霞岩内访古，必须要匍匐方能如愿。即便进入其中，也要借助多支松油火把照明，才能勉强看得清楚身边丈余远的景观。而江华阳华岩呢？它与月岩一样几乎就是一个明洞，完全可以在自然光的照射下，看清洞内的全貌。阳华岩之胜，在于天公作美，犹于美人抱琵琶，半遮半掩。而紫霞岩深藏的那种奇诡幻境，则难以被人洞者尽收眼底。相较紫霞岩，阳华岩更让迁客骚人钟情，它利于诗情大发的文人们即兴题壁刻石。

次山先生写下“九疑万峰，不如阳华”颂词的确切原因是什么？我等史海钩沉的好事之徒，所行之推理，只能算是妄加揣测而已。

元结同样动了占有阳华岩的念头——“吾游于山林，几三十年，所见泉石，如阳华殊异而可家者未也，故作铭称之。”后来，他确认浯溪更加适合自己的进退之道，于是放弃阳华岩作为“投节穷老”之地，决定定居于浯溪之上。

笔者从《阳华岩铭》中，读到了次山先生对阳华岩的诙谐情愫。因为他在《九疑山图记》中，对衡山、华山表达的态度，足可窥见其对九疑山的无比景仰之情——九疑山是何其伟岸高峻：“衡华之辈，听逸者占为山居，封君表作园囿耳，但苦当议者拘限常情，牵引古制，不能有所改创也，如何？”

向薛峰 供图